

集部

誠意伯文集卷十三

明　劉基　撰

春秋明經上

公朝于王所仲孫羯會晉韓不信云云城成周

春秋與諸侯之覲王而惜王所之非其地與大夫之勤王而傷王城之同于列國夫趨事赴工者臣子之所當為至於天子之守則有先王之遺法焉襄王下臨僖公

有王所之朝春秋書公而成其為朝謂天子在是諸侯不可以不朝也然不言明堂而曰王所則所非其地異乎先王方嶽之禮矣敬王命城王都而諸大夫有成周之城春秋列書大夫之名氏謂天子有命諸侯不可以不從也然不言京師而曰成周則同于列國而異乎先王作京之意矣然則流水之朝宗葵藿之向日固臣子之至情也而下堂以見諸侯與城郭溝池以為固者又豈天子之盛事哉嗚呼此聖人之所以不責諸侯大夫

而深不滿于王室之意與是故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天子廵諸侯之守者然也未聞下勞諸侯而臨於非所之地也王命仲山甫城及東方天子撤諸侯之封者然也未聞請於諸侯以城其所都之邑也平轍既東周綱解紐歸祊邑易許田而朝覲之禮委諸草莽賦黍離歌束楚而二雅之音變為國風於是霸圖興而王道絶矣推原其由豈非天王自失其道而致之哉觀春秋之所書然後正本澄源之意可得而知矣且蠻夷猾夏寇賊姦

究惟是大侯小伯所當攘斥非異人任則夫城濮之勲因其獻俘而錫命之賜之弓矢以旌其勞可也何至屈萬乘之尊親舉玉趾以勞晉侯于踐土乎縱自輕也奈宗廟何成康之時廵宜不如是春秋安得不以為貶哉然而君雖失禮臣不可以不盡其敬是故諸侯就朝雖無為龍為光之盛而冠冕佩玉覲天威于咫尺猶足以明水木本源之義謂非東遷以後之美事不可也是故我公書朝以成其禮故曰春秋與諸侯之覲王而惜王

所之非其地也嬖子匹嫡亂生不夷惟是二三大臣相
與僇力以不隕墜則夫定位之後所當夙夜寅畏任賢
脩政以圖轉危而為安也何至以四海之廣請城其都
以為固乎德則不競城郭何為周公之作洛宜不如是
春秋又安得而不譏之乎然而上雖失政下不可以不
奉其令是故大夫會城雖有弗躬弗親之責然版築雉
堞服王事而靡盬亦足以存宗邦翰屏之典謂非王室
亂以後之美事不可也是故諸大夫書名以達其義故

曰春秋與大夫之勤王而傷王城之同於列國也夫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其自治嚴而待人恕惟其自治之嚴故周之不振為可貶惟其待人之恕故或成其朝或與城而無責焉雖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公之朝者有二而皆于王所則言外之意可見矣書大夫城成周而無諸侯則屬辭之法又可見矣然則二役也謂之免於貶可也而或者謂為美之則豈聖人之意哉故甞攷之周室在襄王則有子帶之難在敬王則有子朝之難子

帶之難惟書天王居鄭至晉文納王則不書蓋以是為臣子之常也子朝之難始末皆書而以城成周終之是果足以為美哉嗚呼齊桓首止之盛不可及已得如晉文亦庶幾矣至于晉侯午者又文公之罪人也

築郿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新延廏

諸侯興不急之役以空其國而取給于人猶不戒焉春秋比事而書之以示譏也夫國以民為本而民以食為本可不相時而輕用其力也哉莊公妄興築郿之役而

不計國儲之虛實至于麥禾皆無而當國之大夫親往告糴于齊其事急矣而明年之春又新延廏何其輕慢國本至于此極乎春秋比而書之而魯之君臣無務農重穀之實而有傷財害民之政可見矣云云古之為國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工築罕民勤于食則百事廢未聞以凶年而興不急之役也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則餘三年之食未聞在位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積也魯之莊公則不然矣以峻宇雕牆為無

損以節用時使為無益也是故築郿之工未畢而倉廩已空告糴之跡猶新而延廄復作曾謂君國子民之道而若是乎宜其見譏於君子矣且築者城作邑也城邑所以禦暴非時與制不敢興也况於無故而築邑乎莊公不視歲之豐凶而有築郿之役不知其何為也若曰禦暴保民則曾國無故苟無令德太行盂門且不可恃而况於郿乎若曰虞山林藪澤之利則非君人之心矣未幾而倉廩盡竭麥禾俱無無而曰大顆粒不存之詞

也然後皇皇焉無所措其手足而臧孫辰奔告于齊以請糴焉以千乘之國仰給于他人以活其民可不懼乎不曰如齊告糴而曰告糴於齊見其情之急也急病讓夷何足為功適以昭其治名不治實之罪焉耳魯之君臣蓋亦因此而加省矣則又愈不知戒以求於人之餘而新延廄夫延廄者法廄也養馬之所也凶年飢歲民食不給而馬廄是新推此心也不至于率獸而食人乎故書新延廄于告糴之後所謂時詘舉嬴知其用民力

為已悉矣然則莊公之為國也可知矣不然春秋書築者七而公有其四書興作者九而公有其三書無麥苗無麥禾而皆見于莊公之世何耶魯十二公臺苑池囿之役莫多于莊公而水旱螟蜮多麋有蜚之災皆備于莊公夫人感應之理不誣矣而公終不寤也身死而妻子不保幾亡其國嗚呼豈他人之咎哉

初稅畝蝝生饑大有年

因民以致災者理之常悖道而獲福者理之變夫天人

感應之理春秋之所深謹也是故螽蝝饑饉國之災也魯之宣公廢助法而用稅虐民也虐民而天降之災宜矣故初稅畝之年蝝生而饑斯非理之常乎百穀順成國之福也魯之宣公奪世嫡以有國悖道也悖道而天降之福異矣故即位之十有六年而大有年斯非理之變乎在他人以饑蝝為變在宣公則為常在他人以有年為常在宣公則為變春秋誅亂臣討賊子之法嚴矣哉商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夫凶人

為不善而致譴焉天道之當然也其或反之者庸非異乎是故螽蝝之害法所當書而他公皆記有年之瑞法不當書而獨志于桓宣之冊聖人之旨淵乎微矣且饑者五穀皆歉之謂也宣公以不義得國懼討于人而竭力以事齊水旱螽蝝相繼而起於是國用不足而稅畝之法興焉初者事之始也稅畝者公田之外又履其餘畝而取之是為什而取二矣以諸侯而擅改先王之法以國君而行虐民之政由是怨懟之聲上聞于天而戾

氣應之秋蟲未息冬蝝又生蝝者螽之子也螽蝝相繼于二時嘉穀其有孑遺乎故遂至于饑饉而無以振業貧乏春秋書蝝生與饑繼于初税畆之後則是災也實税畆之應而宣公得之非過矣故曰困民以致災者理之常也若夫有年者五穀皆熟之謂也宣公以庶孽之子簒正嫡之位使惡視二子殞于非辜而過市之哭哀動魯國是上不有王法而下不有宗廟王朝不能施殘執之刑鄰國不閒有沐浴之請而魯國又無石碏之臣

矣則惟天能誅之耳其乖氣所感兩（雨）為而一旱一水而兩（雨）饑宜也至于是歲而大有年焉有年而曰大則禾麻菽麥黍稷種稑實穎實粟無所不有是果何以致之哉春秋書大有年於蝝生饑之明年則是福也非凶人之所當有而宣公得之為反常矣故曰悖道而獲福者理之變也然則天道僭乎曰非也宣公在位十有八年而獨是年為有年他年之歉可知矣越明年而宣公死矣獲罪於天者宣公也魯國之民不可盡絶而周公不可

摧也稅畝矣饑矣而不畀之以有年則周餘黎民何罪乎天非為宣公而有年也夫豈僭耶或曰春秋之法當事不書惟變則書之桓宣之有年志變也則桓宣之水旱螟螽乃為常矣何以亦書之乎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天人相與之理懼災思患之意治惡人矜小民之道無所不備是故觀凶災之迭見于二公則知天道之不僭而為惡者知所警觀有年之獨見于二公則知惡人之不可容於世而操刑賞之柄者可以知所主矣嗚呼至

哉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晉郤缺師師伐蔡戊申入蔡諸侯盟于扈

伯主能以力治貳國而不能以義討罪人春秋比書而自見也夫諸侯從夷固伯者之所當問而弑逆之惡又烏可舍而不討也哉晉靈之時蔡從楚以次厥貉罪也故郤缺師師伐蔡而入其國力有餘矣夫何齊有商人之亂則諸侯為會于扈而受其賂何不以所治蔡者治齊乎春秋書伐蔡入蔡于前而不序諸侯於盟扈之役

知晉之所以力爭諸侯者不過求逞其私耳豈其知有
義哉嘗謂天下之事有重有輕故伯者之治有緩有急
是故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謂之不知務失肩背而
養一指則為狼疾人矣今也商人弑君告於諸侯巳及
朞矣伯主無致討之令而大夫無沐浴之請何其久也
必有以也一旦上卿援鉞纛劓𡙊䢖出自絳都意其事
之在齊也既而義旗不指于營丘之邦馬首乃瞻于淮
西之境諸侯不無惑矣師及于蔡蔡人未服而以戊申

之日鼓而入其國都以百里之侯邦倚荆蠻之勢援未易破也今以孤軍攻之而城郭失其守甲兵失其衛使蔡侯泥首受罪以為城下之盟謂晉師不強而若此乎苟以此衆聲齊之罪師直而壯若舉江河以沃炎火商人之血何足以汙斧鉞耶奈何諸侯之會于扈名為討齊實以取貨謂其力之不足乎則八國諸侯非直一郤缺之師也惟其不以賊為賊而甘與賊為徒也是故于扈未盟天下猶有所望而齊猶有懼也及夫于扈既盟

然後天下絶望而商人成為齊侯於是變討罪之師為成亂之會是舉諸侯而為夷狄之行矣不亦甚哉春秋於伐蔡而書帥師書伐書入則其力之有餘可知盟扈畧諸侯而不序則其義之不足可見而後討賊之功不足以蓋其縱賊之罪矣嗚呼中國之所恃以制夷狄者禮義而已有賊不討禮義亡矣雖得百蔡何益哉厥後遂習為常至于陳夏氏之亂方以會狄為務而楚莊遂為辰陵之盟晉卒無以為伯其來非一日矣今觀入蔡

之役不足以離蔡于楚而盟扈之役反足以使魯從齊則晉人見利忘義之效也向使晉靈能移伐蔡之師于齊而冀缺能推不可以怠之心以納忠于盟扈之際則晉之世伯視文襄有光矣豈其有邲之敗哉噫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繼獻六律又以郜鼎納于太廟

正樂用于別宮而非禮陳于祖廟聖人據事書之所以傷魯之衰也夫禮樂者國家之本不可一日紊也隱公

立宮以祀仲子而樂舞之數用六用六雖正而獻于妾母之宮則非其所矣桓公奬亂以立宋督而取郜大鼎之賂求賂立賊而納于先君之廟豈不為已甚乎夫君子之事其親也造次必以其禮然則魯人之待周公魯仲子之不若矣嗚呼悖哉夫媵妾不可以為夫人未聞違禮立宮以祀之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未聞昭違亂之賂於其中也魯於春秋號為秉禮而若是乎此聖人之所為懼而春秋之所以深謹也蓋仲子者惠公之妾也

惠公元妃孟子既入於廟則仲子無祭享之所矣若以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而使公子主祭之典言之則仲子非隱之母安得為立宮乎至其歌舞之數則於別宮不敢同於羣廟而降用六羽自當時言之葢以為得禮矣以王制論之則諸侯用六奚取於仲子之宮哉今也六羽獻於妾母之前而羣公之廟用八自若曾是以為禮乎春秋因其始成而祀書曰考仲子之宮既正名其為非禮矣獻羽而書初者以見前此未嘗有六佾之舞

所謂因事以明用八之僭也若夫太廟者周公廟也曾謂周公而享非禮之祀乎猶有鬼神而以不義之物陳于公前公其無所依矣不孝孰大焉桓既簒兄而立而又推其惡以及於人於是偕齊鄭之徒成宋督之亂而取其賂器置于周公之廟是死周公也不惟褻祖宗之靈而又以教其百官習為亂倫逆理之行亂臣賊子得志而無忌憚至于此極哉春秋書取郜大鼎于宋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又書納于太廟納者不受而彊致之謂日

以戊申深謹之也夫六羽者當用之樂也而在仲子之宮郜鼎者違亂之器也而在周公之廟四方之人將於魯乎觀禮而魯之禮若是哉此春秋之所爲懼也因循至于僖公而有禘太廟致夫人之舉文公而有大事太廟躋僖公之事仲子猶別立宮而成風則直致之于太廟仲子猶降用六羽而成風則直用天子之大禘禮樂之紊既不可言而亂倫逆理之事紛紛然於周公之前陳焉何周公之不幸至於此哉周家之禮公所制也而

公之子孫若是他國復何望哉嗚呼此春秋之所以假魯史而作也夫

公會齊侯伐萊公至自伐萊大旱

人君以不義勞民爲可危故天應之災爲可懼甚矣乖氣之能致異也魯之宣公以篡得國故屈巳以事齊今又勞民以會齊而伐萊夫何義乎公既告至而國内大旱庸非嗟怨之氣上感于天而致之乎春秋書伐書至於上以著宣公之罪繼書大旱於下以見天道之應不

可誣也云云嘗謂善惡之事作于下而災祥之應見于上此天人相與之至理也是故僖公以務農重穀為事而三時之不雨不足以為其害莊公以峻宇雕牆為務而一時之不雨即可以為之憂天之於人各以類應其可忽哉今宣公之得國既獲罪于天矣况於即位以來煩其兵役瀆其交際虛內事外而不恤其民乎則天降之灾宜矣齊為不道狄焉思啟封疆故為伐萊之舉其所以名兵于魯者恃其有援立之私恩也宣自會于平

洲以後奴役于齊非一日矣今又動魯國之衆往為之役以伐無罪之莱外結讐于遠人内賈怨于百姓則是行也寧不危哉幸而得歸反行飲至以告于先君之廟甚哉其怙惡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盖其愁嘆之罪怨憤之氣上徹于天而戾氣為之應乎是故伐莱方至旱暵已作旱而曰大必至於滌滌山川而不可沮非直僖文不雨之兆也春秋以大旱書者抑旱而不雩耶是無憂國恤民之心也雩而不雨耶是見棄于天矣宣公造

惡不悛而流毒於其國若是哉聖人比而書之所以哀魯國之民也雖然宣之虐用其民不特此也伐莒取向伐邾取繹改助法而用税非一事矣天之示變亦不特此也螽之見經者三饑之見經者二至於大水蝝生亦非一端矣春秋備書于經然則為君而不仁不義者亦可警矣故曰天灾流行必不於有道之國豈不信哉

鄭伐許鄭伯伐許

諸侯之陵虐小國春秋狄之于前而爵之于後皆以著

其惡也夫春秋之法有加貶而後見其罪者有直書而罪自見者惟明乎屬詞比事之意斯得之矣鄭人為許之小弱也每肆暴以伐之皆罪矣故我成公之三年書鄭伐許以其一歲而再動干戈為惡已甚故稱國以狄之所謂加貶以見其罪者也及其明年襄卒而悼立矣喪未踰年而復伐許其惡非不甚也然自鄭伯而不貶所謂直書而罪自見焉之書爵又見其釋服從戎有忘親之罪焉由此觀之春秋之法可知矣嗚呼王澤竭伯

功淺小國之迫于大國春秋深傷之也許以太岳之胤密邇于鄭鄭莊怙其詐力託為鬼神不逞之詞入其國而披其地其所以不遂殄其宗祀者東遷之初尚以滅國為重事故未敢蒙首惡之名然而竄逐其君置許叔于東偏而公孫獲處其西制其死生之命雖有存許之名亦何異于滅乎其後許叔因亂竊入未幾而齊伯興故得保其遺祀以俟他日鄭人蓋以許為偪邑久矣特畏大國而未得逞其志耳以義言之許者先王所封之

國鄭安得而虐之哉今鄭襄既背中國而事楚遂藉強夷之勢肆虎狼之心一歲之間再加兵於許國不思已之見陵于晉楚者亦惟國小而弱之故可不自反而以是施于蕞爾之男邦乎是與夷狄之所行無以異矣春秋狄之所以誅其不仁之心也襄公既沒悼公所宜改惡從善以自新也柰何父喪甫葬遂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以肆其毒于許夫許之與鄭非有不共戴天之讎何至伐之若是亟哉忘喪非禮陵弱不仁干大國之怒不

智卒之交訟楚庭以中國之君而聽于夷狄之大夫然則鄭伯之自伐亦甚矣春秋於襄之伐許雖書之于公子去疾帥師伐許之後而其惡未著故必貶之而後見若夫悼之伐許則上書葬鄭襄公而繼之以鄭伯伐許則其罪已明不必貶矣故曰惟明于屬詞比事之義斯得之矣大抵春秋之法既貶則多從同是故晉之伐鮮虞也既于昭公之十二年狄之矣至于十有五年荀吴之伐則直書之葢與鄭伐許鄭伯伐許之書法同矣雖

然許獨無可議者乎茍能修德行仁以保其國何畏乎一鄭而乃恃楚以為安他日楚有亡郢之禍而鄭遂有滅許之師而葉夷白羽容城之遷俱無益焉嗚呼觀遠臣以其所主棄中華之禮義而附夷以為安夫何社稷之能守哉

陳侯使袁僑如會陳人圍頓陳侯逃歸

貳國背夷以即夏乃不量力而陵小國又不守義而叛伯主此春秋之所惜也夫為國以禮其可不慎而輕舉

哉陳之成公背楚從晉而使袁僑聽命于鷄澤之會可謂知所嚮矣至于哀公乃興圍頓之師以挑楚人之怒及夫于鄬有會諸侯方急于陳而又效匹夫之事脫身以逃則其舉不中禮甚矣是故書陳侯使袁僑如會見其背楚而從晉也陳人圍頓見其無故而怒楚也陳侯逃歸則又背晉而從楚矣五歲之間一來一往君子蓋有取于成而深不滿于哀焉是故袁僑如會而稱陳侯之使致其志也圍頓而稱人貶也逃義曰逃逃者匹夫

之事也由此觀之予奪見矣嗚呼陳以有虞之裔列在三恪雖其國邇于楚然春秋之初楚患已及蔡鄭猶未至于陳也齊桓之伯陳無事于四鄰故獨倚齊以為安桓公即世穆公首生厲階以倡于齊之歃則延盜入室職陳之由由是而取焦夷由是而圍宛丘則陳實自取之耳尚賴晉文之興而踐土如會得以自拔于蠻夷之汙不幸而有靈公之禍中國無伯而陳遂專屬于楚亦可哀已今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實中國之大幸矣陳侯

厭楚之暴而慉然改轍雖不能躬来聽命于壇坫之閒而袁僑之使亦足以見其向華之實以二十餘年服楚之國一旦不名而来春秋能不與其出幽谷而遷喬木乎彼楚也怒陳背巳未敢聲兵来伐而姑使頓閒陳者何耶侵欲之暴其曲在已故未有詞以加陳也為陳計者脩明德政堅事伯主而睦四鄰蕞爾之頓亦何以伺其隙哉不知自反而肆其兵威以圍頓不思頓小于陳而陳小于楚頓固非我敵也而我豈楚敵哉昔在穆公

嘗以頓故受得臣之圍矣今而圍頓無乃𡠣其覆轍乎遂使楚人得以有詞于我而陳國從此不遑寧處伐而繼之以圍陳雖噬臍亦知無及然當是時晉君方明諸侯聽命始之以戍而繼之以救未嘗頃刻而忘陳也今又合諸侯于鄬亦惟陳故之以苟能完守以老楚伏信以待晉猶可為也奈何以千乘之君效匹夫之舉背先君之成德棄儀衛而逃奔是下喬木而入幽谷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荷負春秋至是不得而不責之矣蓋嘗論

之春秋之時陳與蔡鄭皆困于楚之國也而其受患之故多在於不量力以名侮是故鄭之見伐始于侵蔡而蔡之被圍由于滅沈不思小國之見陵於我亦猶我之見陵于楚也惟不能推已及人以至於此是故陳人圍頓獨加貶焉蓋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而書人焉其貶明矣雖然晉之與楚爭者陳與鄭也自于鄬以後而陳遂終于從楚悼公之志蓋自以得鄭為足矣晉人曰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魯人曰陳不服於楚必亡

論而至此則陳之不能自拔為可矜而不能拔陳于楚則亦伯者之罪也

城費叔弓帥師圍費

大夫役民以強私家而無以制倍臣之横可見其出乎爾者之反乎爾也甚矣上行下效之提于影響也季孫宿為政于魯無故役民以城費不過欲強其私邑以弱公室也豈意至于意如而南蒯據之以叛叔弓帥師圍之有如敵國其效豈不深切著明矣乎君子曰所惡於

下毋以事上所惡于上毋以使下觀季孫之所為亦可為不能事君者之戒矣夫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所以示強幹弱枝之道而魯亂之所由生也昔者季友受費于僖公至是九十年矣未嘗有疆埸之虞也無故役民以城之且當農事方殷之月何其急耶是季孫宿之欲斵喪公室惟恐其弗及也是故乘叔孫之娼已而興版築之功君且不顧於民何有哉一旦百雉之城溥彼東土而龜蒙之境如兩國焉

由是而三分公室有其一由是而四分公室有其二惟其所欲而為之夫孰得而制之哉而不思南氏之世為費宰亦猶季氏之世為魯卿也彼南蒯之欲出季孫亦猶季孫之欲偕其君也叔弓以國卿動魯國之衆環而攻之則向日之溝池雉堞反為他人之守亦獨何哉出乎已者之反乎已不可誣也春秋書城費于襄公之時而又書圍費于昭公之世所謂屬詞比事原始可以知其終矣故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三桓實分公室而子孫以微何耶下陵上替雖令不從此其效也或曰春秋不登叛人南蒯以費叛而不正其罪何也曰謂春秋法不書内叛但書圍則叛可知此胡氏之說其或有未盡歟按左氏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邑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則蒯之叛叛季氏也非叛公也季氏無君之人安得以叛名蒯春秋亦安得以叛討夫謀去意如者哉不然公山弗狃以費叛召孔子而子欲往何耶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杞伯来朝邾子来

朝築郎囿

交情睦於外而逸樂肆于内觀春秋比事之書可以知望國之所以衰矣夫國家閒暇乃脩明政刑之時而勞民以自奉則豈君人之道哉成公之末年至自朝晉而晉侯即使士匄来聘大國睦矣既而杞伯邾子相繼来朝小國睦矣四鄰和睦國家無故不於此時立政立事以新其國乃役民以築鹿囿夫何為哉君子以是知成

公之終于不振而已矣嘗觀成公在位十有八年之間國内多故甚矣方其即位之未幾也赤棘有盟而東虐于齊戰鞌幸勝而南辱於楚比年朝晉而汶陽之田終失于韓穿之言僕僕從役而沙隨之會又中於僑如之讃會葬而見止来聘而及盟其所以困心衡慮者亦云至矣何獨無憤悱自強之心乎幸而晉悼新立矯厲公之虐政復文襄之故業推親親之心以仁我是以公之如晉至不暖席而士匄之聘踵及魯庭以伯主之尊報

禮於魯惟恐或後晉之待魯非復昔日比矣于是杞伯
邾子之朝項領相望自吳伐郯之歲曹伯來朝之後諸
侯不至魯庭者十年謂魯之不見重于大國也今而滕
來肅非為晉重魯之故與大國來聘而小國來朝公之
困辱至此可少殺乎則當居安思危鑒已徃之不逮圖
將來之日新明德脩政懷保小民維其時矣不此之圖
而槃樂傲怠如恐不及當農事之方殷役丘民以築囿
囿曰鹿囿者養鹿之所也虞山藪之利以奉耳目之娛

而不知國政已落三家之手雖有臺池苑囿其能獨樂之哉春秋比而書之義自見矣厥後昭公之即位也曾亦未有事也七年而公如楚八年而叔弓如晉九年而仲孫貜如齊大國睦矣而郎囿築焉無乃效成公之尤乎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築囿未幾而周公之魯為季孫之魯矣他日定公亦築蛇淵之囿於墮三都之日卒使聖人去魯而一變至道之國終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叔孫有言曰無囿猶可無民何

為而會之諸君不悟也哀哉

蔡侯鄭伯會于鄧公及戎盟於唐公至自唐

德不脩而懼外患者為可鄙身不正而結外交者為可危夫天下莫大于理莫強于義也曾何會盟之足恃哉蔡鄭與鄧為楚疆而懼則相與為會于鄧而不自省其德之不脩也不亦鄙乎魯之桓公篡其兄而立則往與戎盟于唐而不自念其身之不正也不亦危乎是故于鄧之會特書於經而于唐之盟謹書其至聖人之意見

矣嗚呼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吾聞荆蠻之來威矣未聞私為會聚而懼之也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吾聞戎狄之是膺矣未聞刑牲歃血以要之也而况於時會發禁行人掌其事非列國之所得專司盟之法太史藏其約非諸侯之所宜用也哉今也蔡鄭之為會于鄧不過謂我之封境密邇荆蠻而篳路籃縷之衆實蕃有徒惟我有邦所當協比以為輔車相依之勢自常情觀之其策未為失也君子則曰惟德可以自強苟有令政則湯以七

十里無敵于天下矣何不師之而安其所以危乎事醜德齊莫能相尚而徒以會聚為能事陋矣哉三國之所為也春秋直書其事雖無貶詞而鄙之之意自見于言外矣若夫魯桓之及戎盟于唐得無謂已得國本以不義而狼子野心之種實處東郊我位新定所當脩睦以市繼好息民之譽自常人言之以為不足責也君子則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彼諸侯之甘心同惡者無可望矣安知禍之不在此乎要言既畢反行飲至

以告先君之廟幸矣哉桓公之此行也春秋先書及以志其欲在會終書至以志其幸而得歸而危之之意見矣觀之諸侯已不能自強矣觀之望國又有甚焉則夷夏盛衰之勢判矣嗚呼濫觴不塞必致于滔天之憂履霜不謹無惑乎堅氷之至他日盟于齊而戰於泓次厥貉而盟辰陵甚而至於問鼎於周室則楚之勢愈盛向使蔡鄭之徒能思所以自強吾固知其不在此也異日侵濟西而為魯患阻燕貢而邀曹君極而至于敗劉康

公之師則戎之抗莫遏向使中國無間可乘吾又知其未至此也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憂國者盍亦以禮義為尚不然何華夷之足辨哉

鄭人侵宋宋人齊人衛人伐鄭荆伐鄭會齊侯宋公云云同盟于幽

貳國背好以啓華夷之交爭外夷猾夏而速諸侯之從伯此世道之所以變也夫夷狄之陵中國豈無其故而列國之成為伯亦豈無其由哉故我莊公之時鄭人棄

二鄄之好而間齊以侵宋於是諸侯有伐鄭之舉未幾而荆亦伐鄭則華夷之爭鄭非由鄭人侵宋以啓之歟荆既伐鄭而後于幽之盟出於諸侯之所同欲而齊伯成矣然則来齊楚之爭者鄭也而成齊桓之伯者荆也比事以觀豈不信哉古人有言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也其鄭之謂乎又曰為淵驅魚者獺也為叢驅爵者鸇也其楚之謂乎我莊公之十年齊宋實始為郎之次其年荆亦敗蔡于莘儼然有與君並興之勢矣越四年而

荆入蔡於是乎有二鄄之會諸侯之心蓋已凛凛畏楚而思倚齊以為安矣鄭何為者玉帛之好方殷而干戈之念又起間諸侯之有事于郳而侵宋潛師以掠人之境何名也是時宋方睦于齊師而加宋齊必救之鄭豈不知此哉而侵宋焉是謂自作孽以動天下之兵也未幾而諸侯之師至矣以一旅之侵易三國之伐鄭之為謀疏矣不思既睽于齊而又取輕于楚遂使荆尸乘廣之卒鳴鐘擊鼓公然問其緩告之罪而滎陽京櫟之間

自是多故向使鄭人能守二鄄之好則唇齒之勢方固楚安得而輕犯之哉故曰貳國背好而啓華夷之交爭也若夫齊之圖伯固未能卒有諸侯也北杏之會宋人旋叛二鄄之役鄭又貳心屢會而不敢為盟知人心未可以強一也及夫荆患至鄭則天下諸侯皆有無厭及我之慮矣於是大國若宋衛小國若滑滕遠國若陳許望國若魯無不皆来而鄭伯亦不敢不親至矣於是相與為盟且謂之同而無不從齊之國矣向使楚患未至

于鄭則桓公之伯烏得而遽成哉故曰外夷猾夏以速諸侯之從伯也春秋書曰鄭人侵宋責之也三國伐鄭而書人將卑師少也荆伐鄭狄之也盟於幽而書同同欲也諸侯書爵與之也不書我公諱失信也聖人予奪之意見矣嗚呼以列國而主天下之政豈春秋之所欲哉不得已也則世道之變可勝言哉雖然吾於齊桓伐鄭之事不能無憾也鄭突以篡而有國當討也使桓公能請于王而正其罪不亦美乎而公之志止於得鄭而

已耳伐鄭以討其侵宋執鄭詹以問其不朝於天下之大義無與也論者謂召陵之役不問楚之僭王而問包茅之不入蓋伯者之苟且大抵類此不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功盛矣何仲尼之門羞稱之哉

齊仲孫来齊高子來盟

外臣之来望國其受命同而所行異春秋因其得失而予奪之矣夫以道事君者忠之大也仲孫高子皆齊大夫仲孫之来名為省難高子之来名曰謀魯其受命而

來也皆非有定難安危一定之辭也春秋略其君臣之常詞而不稱使無以異也然仲孫不勸其君急于討賊而俟其自覺高子至則平魯難而定僖公使魯國賴之以安是仲孫不能匡君以義而高子則能權而合宜故春秋一則直書曰來而不言其故一則美而稱子且曰來盟則二子之得失可見矣仲尼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謂之以禮則不可為私也謂之以忠則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也然則仲孫高子之

得失豈不昭昭矣乎夫齊之與魯親則甥舅且鄰國也魯國有難齊可以坐視之乎而況于盟幽之役齊既以伯主自任昭大神要言焉於是乎授之諸侯將何爲耶天禍魯國莊公即世而嗣子弗終無所歸咎魯之臣子方將有討而力不足則大國是望而已矣桓公不脩乃職而有乘亂取國之心乃使仲叔來魯陽以省難爲名而陰行窺覘之計伯主之義豈若是哉仲孫之言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則既知罪人之所在矣則勸其君共

行天討不可後也乃曰難不已將自斃固將坐而待之乎雖有務寧魯難而親之之言不足以蓋其幸灾養患之罪矣卒使巨姦稔惡無所忌憚而武闈之禍再作向使仲孫能勸桓公早為之所豈至是耶春秋不言其故而止曰来則其來之無名可知矣閔公無禄魯國無君桓公又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所以命高子者想不異於仲孫矣而高子則不然君之命我雖無一定之言而我之事君豈可不引之以當道哉與其

取魯以失天下之心孰若安魯以昭吾君之令德哉於是制其閫外之命魯未有君我是以定公子申之位魯難未已我是以有鹿門吏門之城魯民未安我是以和其不協而為之盟使周公之社稷賴以不墜而齊侯獲存亡繼絕之名於天下嗚呼事君若高子眞所謂大臣哉若仲孫者可謂具臣而已矣故春秋特褒之而稱子且曰来盟見其權在高子而高子又能行權以合乎善非若仲孫之比矣或曰仲孫以省難来安知其陰行窺

覘之計乎曰觀桓公之問曰魯可取乎則知之矣曰然則仲孫何以稱字而不貶乎曰仲孫雖不能勸君以討賊而亦未嘗納君於惡也故曰君其待之非也而曰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則是矣故以仲孫方之高子則不足若加貶焉則有勸桓公乘時以取魯者又將何以罪之哉此又輕重之權衡也故曰春秋非聖人莫能脩之夫豈可以茍言哉

晉人執虞公

諸侯徇利以失國乃其自取之也夫有國家而以利為利未有不失之矣其虞公之謂乎虞公貪璧馬之賂而從晉以滅虢虢亡而虞亦隨之春秋書曰晉人執虞公言以衆人執獨夫也夫以千乘之國爵為上公而晉人執之如一夫然非虞公自取之乎觀聖人之所書可以為貪利者之戒矣夫虞太王之昭也晉于是乎滅虞矣則不言滅而止言晉人執虞公何耶盖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而有壤地褊小

困于強暴力不足而失其國非其有以致之則書滅以見滅之者之罪如譚遂弦黄之類是也若夫虞公則異于是矣以堂堂上公之尊君百里之地夫孰得而犯之哉今也重貨財而輕兄弟信邪說而違忠言璧馬既入而滅虢之師遂起不思下陽滅而虢不能為虢虢滅而虞不能以為虞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宫之奇言之矣而不聽是愛社稷不如垂棘之璧而視同姓之親不如屈産之乘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非獨夫而何哉以千乘

之君而身為獨夫其亡也非不幸矣春秋不書晉人滅虞而曰晉人執虞公若曰虞地之蘊于晉久矣虞公之死命制于晉而已矣故左氏曰罪虞且言易也穀梁曰其曰公者猶下執之之詞也嗚呼利之能亡人國若是哉人亦有言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如虞公矣或曰晉之於虞同姓也衛侯燬滅邢而生名之虞固有罪而晉得從末減何耶曰滅人之國其罪易見而貪利以失國其罪難明下陽邑也而以虞晉

滅之為文晉之罪已見矣今又執虞公焉虞公天子之上公而晉人擅執之是無王也而得為無罪乎春秋不以梁亡之法書之則亦不以恕晉矣若夫滅同姓之惡復何待於貶耶

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伐國而圍人之邑與救患而入人之邑者皆王法之所不容也夫兵春秋之所惡至于乘勢以為利尤有所不當為者矣我襄公之十有二年莒人伐我東鄙而圍台

書伐書圍是罪之在莒也季孫宿受命以救台不受命而遂入鄆書救而遂入是罪之在季孫矣莒固不義而魯亦豈為義哉春秋比而書之所以著二國阻兵脩怨之罪也凡書伐者皆惡其擅兵以為暴也伐而圍人之邑則又甚矣凡書救者皆善其恤患而解紛也救而遂入人邑則救不足言而入為罪矣是故蕞爾莒國敢伐我而圍邑患自外至者也君子固為魯憂之季氏強臣因救邑而生事患自內作者也魯國之憂至是始大矣

嗚呼龍旂承祀奄有龜蒙會周公之裔冑春秋之時惟齊倚其舅甥之故而轉為仇敵其他若宋若衛若晉若蔡皆不敢以一矢相向者畏周公故也今以僻陋在夷之莒乃敢執干戈與魯周旋庸非魯人自取之乎于鄆之役季友敗其師而俘其卿莒人不敢報也僖公屈千乘之尊嫁女于其大夫而自主之又降班失列下與之盟封境之間雖得無事而辱國亦甚矣宣公以不正之君貪功徇利以啟爭端莒猶未敢致報畏魯之有齊援

也襄公不務德政而屬鄫以爲私卒致莒人滅鄫而侏
儒有狐駘之敗由是魯之不能爲人所料而莒始敢稱
兵伐我矣至于今而圍台乃莒人伐我之三役也間諸
侯之有事背盟好而興戈矛今又伐我而圍其邑莒之
罪不可勝誅矣季孫受命以救台台者我之封邑受諸
先王有民人焉不可以不救也師至而莒圍解振旅以
歸復命可矣乃乘時而遂入鄆無乃怒蹊田而奪之牛
乎尤而效之其罪與莒同矣而擅權生事不有其君非

細故也其患豈止伐我東鄙而已哉春秋書莒人伐我東鄙圍台所以著莒人之罪繼書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帥師救台可也而遂入鄆不可也遂者專事之詞入者不順之意則季孫之罪不可逃矣故嘗論之莒魯之爭每不利於公而利于季孫厥後乘亂取鄆者季孫也而叔孫當其討伐莒而取鄆者又季孫也而昭公受其辱其事蓋權輿于救台入鄆之舉矣故曰莒患不足為憂也而大夫之患深可為魯憂也詎不信哉

衛人立晉

為臣而擅置其君為子而專有其國則皆得罪於王法矣夫春秋為正名分而作也衛有州吁之亂賊既討矣其國人不請于天王而立晉是擅置其君也晉雖諸侯之子無王命而遂立焉是專有其國也春秋書曰衛人立晉則衛人與晉之罪皆無所逃矣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内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禀必承國于先君者所以重父子之親必禀命于天子者

所以正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於是乎在而可以私亂之乎衛州吁以嬖人之子弑其君而自立諸侯連兵欲定其位而衛人不以為君凡經八月而殺之于濮謂衛國之無人焉不可也奈何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乎此聖人之所深惜而特起衛人立晉之文也與吾嘗觀衛人之殺州吁而知春秋之初人心之天理猶明也及觀衛人之立晉而傷春秋之時人心天理之壞亦自此始也何也擊鼓其鏜踴躍用兵介先君之寵握百里之權弑

其君而虐用其民有宋魯陳蔡以為之黨其勢未易取也然而敢即圖之使一往而陳人遂執以請涖以一告老之大夫主其謀而國人無不從諸侯無敢沮非人心天理之猶明而若是乎柰之何討賊之後遽爾相率自置其君而不使一介行李先於天子視周室如無人焉則不顧先王之典而陷其君於無王之罪矣彼晉者宣公也縱不足責而石子賢人也亦不念水木之有本源乎無他狃於見聞之習而遂以為常也賢者而若是

矣人心天理之壞可勝救乎觀衛人立晉之文繼于衛人殺州吁於濮之後其為深惜之可知矣是故衛人書立立者不宜立也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也於晉絕其公子言其內無所承也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也晉也既立卒於不令以亂衛國大抵不正其始者必不能善其終蓋亦必然之理矣或曰春秋書立君者二此年衛人立晉及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矣彼則指其立之之人而此則言衛人何也蓋立子朝者尹氏之私意也

朝不當立而獨尹氏立之也晉雖不當專有其國而實當立故衛人之立晉特不請于王為可罪而非若尹氏之私于子朝也此又輕重之權衡也吁聖人之筆嚴矣哉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春秋紀陰陽之失節所以示人君不可忽天道也夫春秋常事不書惟異而後書之震電雨雪常有之物而以為異何耶盖周之三月乃夏時之正月陽氣未大發也而大雨震電陽失節矣震電既發則雨雪不當復降越八

日而又大雨雪是陽稱而陰復肆也陰陽之交失若是安得不以為異乎天人一理有感則必有其應觀春秋之所書而隱公之失政可知云云愚嘗求之洪範庶徵之論矣君人者所以建皇極而納民于福者也是故雨暘燠寒風之若否由之而應於是乎有恒寒恒燠之罰焉人君知之則遇灾而懼雖有其象而無其應不然則應復為感而灾咎之来必矣是故震電者陽精之發而雨雪者陰氣之凝震電則發于燠雨雪則凝于寒不可

並行也隱公即位九年于玆不聞令政而多凉德以諸侯而不事天子以國君而不撫庶民軍旅數興政權下替君道之失久矣今以建寅之月未當啓蟄之時而大雨震電陽氣之動已過于早矣雷電旣發于癸酉之辰而雨雪復作於庚辰之日陽不順令而動非其時故不能勝陰之兆見矣故震電而曰大雨震電雨雪而又曰大雨雪則皆非小變矣為隱公者盍亦反躬而自省矣德不脩歟政不舉歟讒邪之未去歟善人之弗用歟抑

小民之失其所而祭祀之不共歟何上天降鑒之若是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而思所以自新庶其免于戾矣公則藐乎無所警也方且伐宋取邑會鄭入許揚揚然自以為功而鍾巫之難作矣春秋所書雖然不言其應而事應之符昭然不昧故曰非深明夫天人之理者不可以言春秋也抑嘗攷之於經凡書雨雪者三而兩在冬若以夏時言之則雨雪冬所當有春秋法不當書而況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止兩雨雪耶故知春秋之以

周正紀事而書冬之為建酉戌亥之月無疑也此夏時之正月則以震電雨雪兼作為異且又大而過常則皆為不時矣嗚呼讀春秋者不以全經貫之而欲因一句以求義安能得聖人之微意哉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大夫輕身以親賤事而專命以抗公侯春秋書之所以責其重以失已而又輕以失人也夫禮莫大於正名分過與不及皆罪矣而況於一出而兩失之乎今公子結

以國卿之尊而下媵陳人之婦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既失已矣既而以大夫之卑而專事以及齊侯宋公盟是以所輕干乎禮之重又失人焉然則結之不知禮也甚矣春秋能不深惡之哉云云吾聞之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故以微者而視大夫猶以大夫而視公侯也其體之不敵猶堂陛之有級截然不可犯矣今公子結以諸侯之子為當國之卿固將任出謀發慮之寄以匡社稷庇民人也今乃縱一已之私情視媵婦之

賤事是謂以尊臨卑而失上下之等威矣至于齊侯者太師之胄東州之方伯也宋公者先代之後天子之上公也夫豈列國大夫所可敵哉乃不自揣而敢上要之盟無乃以卑抗尊而紊君臣之名分乎故以公子而媵微者之婦是以冠而薦屨也以大夫而盟齊宋之君則舉足而加首矣不特此也人臣非君命不越境鄄衛地也以私事而出不可也大夫無遂事盟者有國之大權不稟於君而專之不可也然則此行也豈特失已失人

而已哉并有不臣之罪矣春秋據事而直書之結之罪其可逃乎是故牲盤之好方講於秋至冬而三國之師至于西鄙故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公子結之謂乎雖然曾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彼結之求盟其從其否固在我也何至以二國之君而輙從其所欲哉既盟而後伐之非矣厥後季孫行父會齊侯於陽穀求盟而齊侯弗及之盟夫以商人之不義且能却行父之請而況於堂堂伯主之尊乎嗚呼結不足責也吾獨深為齊

桓惜之

公會齊侯云云盟于牡丘宋人伐曹楚人敗徐

于婁林

伯謀不協而與國貳此外夷之所以得肆其志也甚矣齊桓之伯有始而無終也牡丘之役將以救徐而先為盟固可見其不協矣誓言方新而宋人有伐曹之舉大功未立而自攜貳將何以禦外患耶遂使楚人得志而敗徐于婁林中國之勢於是乎衰矣由此觀之非桓公不

能敦不息之誠而至於斯歟云云嘗謂齊內以治外者善謀也慎終以承始者善道也故外夷之進退未嘗不視諸華之彊弱而諸侯之向背又豈不由伯者之思歟哉是故桓公之始伯也鄭侵宋則合宋衛以致討荆伐鄭則率曾宋而往救分災討貳諸侯無闕故能壯中國之勢以服四夷召陵之功蔚為五伯之盛誠可嘉也使其常存是心不亦善乎奈何葵丘既會震矜遂生由是楚伐黄而不救恃次陘犄角之助反貽隊命亡氏之悲

則桓公之不足以終主諸侯人知之矣不然以密邇山東之徐楚人何敢踰越險阻以伐之耶今楚而敢伐徐則以不救黄而覘桓公之不能矣公能於此而振旅焉猶可及也奈何八國諸侯萃於牡丘則不鼓行直指淮泗之間以拯徐人於焚溺而方且刑牲歃血以詔鬼神諸侯君實有之何辱盟焉則伯謀之不協可知矣使敵人得以忖度其情而淹留不退誰之咎耶大夫之救不聞有功而伐厲之師徒為黷武未幾而無役不從之宋

遂敢致怨于伐厲從齊之曹雖曰弱曹不顧齊矣不知壯丘之盟何為耶外憂未弭内志已睽俾好惡同之之國剪為仇讎而不能禁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今不然矣中國之虛實在楚之目中矣於是荆尸乘廣之旅蠭合豕突以敗徐于婁林則向日為齊取舒之民今亦無以庇其民矣使三十餘年之功業一旦掃地豈不哀哉嘗因是而論之齊桓之伯業有係于宋不小也方其始也宋公推戴以為盟主而伯業以成及其終也宋人背

之以伐曹遂卒無以制楚昔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昌嘗倚人以為勢哉譬之於水有本者其出無窮若夫蹄涔溝澮得雨而盈霽則涸矣嗚呼此伯者之功烈所以如彼其早而君子不願為之也夫

齊侯襲莒

大國用兵以掩人之不備春秋特書以著其罪也夫兵以禦暴非所以為暴也而況以詭詐行之者乎齊為不道乘莒人之不備而潛師以襲之不仁甚矣春秋特起襲

莒之文而専目齊侯則其包藏禍心之惡何所逭哉云云先王用三驅而不掩羣君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待物且爾況於人乎凡春秋書用兵皆在所惡然亦有聲罪伐人而駐兵不戰以服之者矣未聞有以襲書也彼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無故而加之兵已有凌弱犯寡之罪況以陰謀闚計出其不意而掩取之乎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赦者也齊莊背澶淵之會盟而助叛臣以伐盟主不義甚矣入孟門取朝歌無損于晉也動而無

所以生悖心於是襲莒之念與焉銜枚卧鼓出莒人之不意自謂一舉可以得莒矣而不虞其謀之不遂也且于之門傷股而退蒲侯之遇杞梁授首亦何益哉人亦有言抑君似鼠晝伏而夜動其齊侯光之謂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編此為特筆盖用兵之中其罪為尤甚者也而齊獨有焉他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而鄭罕達亦帥師取宋師于嵒潛蹤密跡伺人之間以相傾覆流而至于戰國殘民以逞若艾草菅然始作俑者

其無後乎今年未能得志明年再興伐莒之師構怨未已而不知禍盈惡積變起蕭牆未幾何時崔氏之難作矣故曰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嗚呼若齊莊公者尚誰懟哉抑嘗考之于經凡特筆以著其暴者多在于齊故在襄公則有遷紀郱鄑郚之舉在桓公則有降鄣遷陽之文不特此也春秋未嘗書滅國也而滅國亦自齊始發揚蹈厲之志以成從簡尚功之俗蓋其流風之未泯歟

誠意伯文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意伯文集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錄監生臣秦鴻甲

誠意伯文集卷十四

明 劉基 撰

春秋明經下

築臺于郎 築臺于薛 築臺於秦 冬不雨

力役薦興而力困故天降之異為可憂夫固國莫大于保民而保民莫切於備患也魯之莊公不知務本而節用故即位之三十一年春而築臺于郎矣至夏而再築

臺于薛其秋又築臺于秦三時而築三臺是謂妄興力役無故以勞民也其冬而有不雨之異夫民力困矣而重之以天災寧不深可憂乎是故一歲築臺而至于三則莊公之虐其民者可見一時不雨而書則聖人之憂民者可知矣云云吾嘗觀于莊公之經矣公之二十八年一興築郿之役而遂至于大無麥禾則其不能務本節用而無豫灾之備可知矣築郿之歲未嘗聞有水旱蝗螟之災也而至于倉廩皆竭况乎連築三臺而重以不

雨之變乎嗚呼此春秋為之深憂而謹書之也古者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夫豈以為觀游之所哉今莊公去國築臺于遠則是為耳目之娛而勞民矣勞民以自樂使百姓見其車馬羽旄皆疾首蹙頞而相告其何以為國乎故當卒歲于耜之時既已築臺于郎矣至舉趾條桑之月又築臺于薛焉侈心一肆遂不可遏又役烹葵及菽之民而築臺于秦何至若是數數而不憚煩也哉財盡則怨力盡則懟怨懟之氣

積于下而陰陽之氣沴于上是以不雨之應遂見于此年之冬嗚呼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于民上而滛從其欲哉令兹之警良可懼矣是故一時不雨非大災也春秋猶謹書焉所以寓憂民之深意也抑嘗論之魯於春秋以周公之故而為天下諸侯之宗莊公值齊桓之伯宴安無事苟能立政立事以保乂其民周公之業可復振也今也不然及此時盤樂怠傲不亦深可惜哉三築臺而不雨矣明年之春又城小穀是以民力為不

足惜而惟其所欲為矣身雖終于正寢而嗣子卒斃于亂臣之手其國幾亡嗚呼使天假之年吾恐莊公之憂不在其子孫而在其身矣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諸侯連兵以搆怨又結言以固黨春秋所以直書于前而貶之於後也夫征伐會盟已非諸侯之所得為而況以不道行之者乎鄭憾魯之後已而挾齊衛之君為郎

之戰是謂連兵以搆怨非義甚矣既戰而為惡曹之盟又結言以固黨夫何義乎春秋存其爵于戰所以見其實貶其爵于盟所以正其罪聖人之筆削嚴矣哉嗚呼九伐之法職在司馬王者所以討不庭盟載之法掌於司盟聖人所以待衰世有天子在夫豈諸侯所得而私用哉彼齊者太師之胄衛者康叔之後而鄭者宣王之懿親也我周東遷子孫日失其序惟是一二伯父叔舅所當戮力以為藩屏豈如弁髦而因以㪚之今也不然

先王先公而私相樹黨以侵敗王畧使宗周之畀日益滋甚其何罪大焉嗚呼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且郎之戰何為耶魯桓天下之大惡人人所得而討也彼鄭伯既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奸衛亦坐視而不問也則皆與之為徒矣今乃以周班後鄭之故合三國之君親將戎卒壓周公之封境以快心于一戰尚為知類也夫是故春秋列序三國之爵而曰來戰于郎若曰三國之志為此戰也則其動衆無

名殘民不道之罪可見矣鄭伯主兵而先齊者所以治惡黨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也惡曹之盟又何為耶方其來戰也既曰同心以從事于兵革矣復何嫌隙而結盟哉蓋其合也不以義則其中不無疑矣於是刑牲歃血質之以鬼神矢之以約誓將以固其黨與而求其所大欲而不知信之不由中盟何益哉徒足以長亂耳春秋於此貶其爵而稱人賤之也若曰無道之君不足以當王爵也則其慢鬼神犯刑政之罪可見矣是故始不

書爵則不知其為三國之君後不書人則不足以瘅三國之惡故前書爵而以来戰著罪後書其盟而以奪爵示貶屬詞比事之教不亦深切著明矣哉厥後不出三年鄭伯果合紀魯而戰齊衛明年齊衛又聽宋人之言而伐鄭誓言果足恃乎卒之連兵結黨惟利之從今日取賂而納突明日納朔而歸俘使兄弟之倫君臣之義委諸草莽而不存也然後王綱澌盡而天下變為伯矣吁春秋深貶惡曹之盟其有以也夫

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云云于戚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黨大惡而治小罪此晉伯不競之所由也夫伯主之所以能宗諸侯者以能明天下之大義也今衛孫林父逐君而立不正大惡也晉人乃合諸大夫于戚以列其罪人于會矣至于石買之伐曹較之林父非小罪乎晉人則因其來使而執之無乃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乎觀春秋書于戚之會於前而書執衛行人石買於後則

晉之所以為伯主者可知矣云云昔者桓王不討宋督而伐鄭以致繻葛之敗王綱始大不振而春秋譏其不天為其不知輕重之倫也今有以臣逐君以弟簒兄則相與為謀以成其亂而欲以威力禁與國之爭吾知其無益矣故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其斯之謂與是故孫林父衛之強臣也昔也不能事君而出奔晉又介於大國以歸其國非定公之所欲也其於先君且然矣於嗣君乎何有丘宮之盟殺三公子尹

佗之追直欲以一矢加之君臣不帥職而增滛發洩罪孰大焉晉悼惑師曠之邪言及中行偃之妄議不能共行天罰而反為之合七大夫于戚以定其所立之人其何以為訓乎遂使亂臣賊子得有所恃以縱其惡而無所忌憚也不亦甚哉若夫石買之伐曹非無罪也然而毀瓶之怒起于孫蒯當是時也衛侯在外未入而潛竊之剽猶立于位也使晉平因曹人之愬治其舊惡告于諸侯復衎廢剽執孫林父而戮之不亦善乎今也舍此

弗問而執石買徒以伐曹之故伯討宜不如是矣春秋先書于戚之會既出林父之名而繼于衛侯出奔之後後書晉執石買而貶稱人且曰執衛行人則晉人黨大惡而治小罪之失可見矣嗚呼買可討也舍林父而討買則不可也於是乎可以知春秋之權衡矣故以悼公之賢而伯止于蕭魚至平公而遂有溴梁大夫之縱則皆黨孫氏之效也諸侯之貳豈必假羽旄之事哉向使晉人以會戚之大夫而討逐君之罪以執石買之怒移

于孫氏則晉之伯業未可量也而不能焉惜哉他日欒盈入于曲沃而趙鞅入于晉陽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大夫相繼而起其患不減于林父三家競爽而靖公廢為家人其禍不止于衛侯故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又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推原其由則于戚之會可勝憾哉

吉禘于莊公作僖公主

禮失于亟而復失于緩春秋所以病望國也夫喪祭之

禮各有其時緩與亟之失均也何謂亟莊公喪制未終三年而閔公遂行吉禘之祭毋乃太早乎何謂緩僖公即世十有五月而文公始作練祭之主則又太慢矣先王制禮以節人情亟與緩同為不敬魯為秉禮之國而若是焉可嘆也夫云云古者三年之喪畢致新死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大祭于太廟以審定昭穆之序其禮有常期也諸侯既葬則及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故特祀之於寢而不同于宗廟以

昭其孝思之誠其日有定數也今閔公既失之於亟而文公又失之於緩一緩一亟皆以己意行之先王之制紊矣聖人愛禮甚矣寧不為周公之魯惜哉自今觀之吉禘于莊公在閔公二年之五月莊公之薨至是二十三月則三年之喪未畢矣喪未畢也而可以行吉禘之禮乎禘非魯所當用姑置未論今先君方祀于寢而非宮廟遂用盛樂而行吉禮三年之愛忘矣為子而忘三年之愛是不有其父也是事也一舉而三失禮也故春

秋禘祭不書因其亟而書曰吉禘見其用吉之早也曰
于莊公明其于寢也而閔公之失不可掩矣作僖公主
在文公二年之二月則僖公之薨十有五月已過乎期
三月矣過期而猶未作主可乎生事死祭禮之大節以
先君練祭之主而作不及時以為微而忽之慎終之意
蔑矣事父而蔑慎終之意不可以為子也是事也積惡
之原也春秋于他公作主不書以其緩而書之且謹志
其日焉而先公之失不可蓋矣送死人道之大變而不

謹其禮履霜堅氷之漸也其可以為小失乎嗟夫禘者天子之祭也魯僭天子以為常不可勝書也作主者事亡之常禮也不必書也今皆見于春秋之經矣為國以禮而祭祀又禮之大者而至于如此此時之魯尚可為周公伯禽之魯乎又其甚者禘太廟以致妾母縱逆祀以亂昭穆魯之禮不可言矣周家之禮周公所制以周公之子孫而壞周公之法度吾于他國又何望焉嗚呼周公其衰矣

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賢者之後能不失其去國之禮春秋所以著其美也夫聖人不以常事過褒於人臣其有所褒者必其有以取之矣是故大夫去國待放而後出奔常禮也曹公孫會能行之于春秋之世則既賢于當時之人矣而况又為子臧之後乎春秋特因其出奔而書曰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者其食邑也自鄸而出奔者待放也曹大夫鮮有以名氏書者其曰公孫賢也而又賢者之後也一人

而二美具焉可不書乎古者大夫有罪待放于其竟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是臣子之常禮也時入春秋君臣道喪久矣故臣子能專其邑者無不叛其國能使其衆者無不要其君以臧武仲之智而據防以求後況其他乎今有人焉語其世則賢人之子孫也觀其所行又有異乎當時之人則君子又烏得而不録之哉若曹之公孫會是已夫公孫會者公子喜時之後也喜時者何所謂子臧是也子臧者曹宣公之庶子宣公伐

秦而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而使喜時逆曹伯之喪負芻乃殺太子而自立子臧將亡負芻懼而告罪乃反致其邑焉及晉侯之執負芻也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弗克而奔宋曹人所謂社稷之鎮公子也今會之出亡也雖不可知其故然當衰亂之世獨能行古人之禮故其去也不即走于他邦而居于鄸則非有大罪也明矣居鄸而君不賜之環矣然後徐徐焉自鄸出奔宋其進退之間雍容不亂隱然有子臧之遺風焉可

謂不墜其世德矣觀于子臧已如彼而子臧之後又如此子臧其不泯乎春秋之義善善也長而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而善善及其子孫安得不特書以著其美也哉故奔未有書自者而書自鄭則知其為待放也曹無大夫惟公子首以肇之戰特書以示貶此則特書公孫則知其與之也不書其入于鄭則非叛也自鄭出奔而不以鄭繫之曹則與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者不同也由此觀之聖人之情見矣抑嘗論之國之

哀也未嘗不由親小人而逺賢臣也是故維鵜在梁刺于詩人乘軒三百數于伯主其来久矣故子臧賢公子也致邑與卿而不出公孫會好禮者也去國而入於宋然後白雁来而公孫彊出矣且不得以亡國之善詞書于經嗚呼悲夫觀魯論記太師以下踰河蹈海而知魯有以知曹矣

秦伐晉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觀春秋書子哀来奔而知宋吾于公孫會之去也而又

強國並起而伯勢分春秋所以深為世道慮也世至文公中國衰而外夷強矣是故秦有伐晉之師而狄亦為侵宋之舉二強並起遂使楚子得以乘間而挾蔡侯次于厥貉以與晉爭伯春秋狄秦于前而爵楚于後然則成楚之強者秦與狄也觀伐晉侵宋而次厥貉書于一年之間諸侯之無伯害哉嘗考春秋之時倚方漢之險以馮陵諸夏者楚也據崤函之固以抗衡伯國者秦也恃豺狼之爪牙以逞其貪婪者狄也桓文不作伯業不

振無歲不有秦狄之師無國不有荆楚之患春秋不以秦狄之患為憂而以秦狄黨楚為憂者何哉盖當時天下之所倚賴者一晉而已今荆既盛于南而秦又起于西狄又跳踉于北三強競爽不弱一个焉晉之世伯不易守矣是故秦人伐晉而楚遂滅江秦晉戰于令狐而狄遂侵我西鄙楚師至于狼淵而狄又有侵齊之告何其不約而同耶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綫可不懼哉况于晉君冲幼不在諸侯於是起范山之邪謀生蠻荆

之禍心救鄭不及楚人遂有以覘其不能聘魯而傲楚人遂敢以試其倔強而北方之圖堅不可破矣彼秦者晉之姻親也令狐之役晉不謝秦固不直矣而秦納不正豈為無罪康猶不悛不顧義理之是非而惟以報復為事興兵伐晉以取北徵當楚狄交亂之際而乘時肆暴陵轢諸侯之盟主是以夏而為夷之行春秋以狄待秦者晉之失伯秦為之也由是狄患遂肆而三恪之宋首被其侵雖曰潛師以為侵掠而豺狼之毒寖不可遏

是役也非特為宋患也將天下之患自此始矣於是楚人知中國之多故而乘勢以與厥貉之次以臨宋也臨宋所以圖北方也而宋果以狄難不能禦遂道以田孟諸夫以覆載不容之罪人儼然雄長諸侯之上驅諸侯而奴役之天下之變有大於此者乎故楚從此遂得書子同于中國以其强之成自此始矣春秋狄秦于前而進楚于後豈無意哉觀楚秦相與滅庸相與盟于蜀而他日呂相絶秦之言亦謂穆公即楚謀我則秦之黨楚

可知矣自是以後楚伐麇而狄侵齊楚圍巢而秦戰河曲新城之盟僅僅收拾而齊又叛晉人置不敢問不欲更生一敵以為東顧之憂也而不知文襄之業堂堂然去矣嗚呼狄不足責也楚亦污于荆蠻久矣秦之先死于王事有功于周室者也穆公以于崤之敗出悔過之誓言聖人録之使其由是而進于善則其伯豈止西戎而已哉奈何連兵數歲不能成尺寸之功而徒以成楚人之暴抗嗚呼春秋狄秦而至于再其有以也夫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

之

諸侯連兵以為暴而敵國又乘其後春秋所以交責之也夫兵聖人之所惡而況以詭詐相報復乎宋衛間鄭師之在外而乘虛以入其國既入鄭矣又名蔡人以伐戴則其阻兵肆暴未有若此之甚者也而不虞鄭伯之起乘其弊伐而兼取其師焉夫宋衛固不義矣而鄭亦豈得為義哉春秋書入書伐又書伐取則為交責之也

可知矣云云周官九伐之法大司馬掌焉列國而非王命不敢擅動其兵也東遷以来王綱不振諸侯各自為黨以奸詐為仁義視殺戮為尋常侵奪紛紛莫之能禁其罪可勝誅哉今鄭師以伐宋出宋人知其國之無守也於是挾衛人以擣其虛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之謀也果然造鄭國都如入無人之境是宋衛之得志於鄭矣二國既入鄭而驕故以伐戴名蔡借曰鄭有舊怨戴何罪乎不過乘時徼利以凌弱犯寡焉耳則其阻兵

安忍之惡極矣而不知鄭莊之計又巧也方二國之入鄭也鄭師已在郊矣不還師以自救而委國與之避其鋭也及其既伐戴而圍之擊其惰也是故駐師于郊多方以誤之彼宋衛狃于入鄭之役謂已實無敵矣而不虞鄭伯之亦掩其不備鄭攻其外戴應其內一舉而一國之師盡没亦可為好兵毒衆者之戒矣嗚呼宋衛以是施之於鄭而鄭又以此反之其民何罪而魚肉之若是耶然則宋衛蔡鄭皆不可逃王者之刑也春秋比書

其事而四國之惡彰矣抑嘗考之春秋之初以詐用兵莫甚于宋鄭也前此宋人伐鄭圍其長葛鄭則輸平于魯而不之救長葛見取於宋猶不顧也宋人自謂無能為矣不知宋魯之黨既離而郜防之取繼至則宋已墮鄭之術中而不寤也至此又蹈其前轍焉卒於民不堪命禍發蕭牆嗚呼若宋之殤公所謂自取之也夫

齊人鄭人入郕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假王命以逞其私忿抗王威而肆其不臣甚矣鄭莊公

之不道也夫諸侯而不知有王惡之大者也鄭伯憾郕之不會伐宋於是託于王命而挾齊人以入其國入者不順之詞也則其假王命以逞私忿者可見矣既而以不朝得罪于王王帥諸侯以討其罪乃敢用兵交戰于繻葛王非諸侯之敵也抗王威以肆其不臣其罪又何如哉春秋于入郕書人書入以著齊鄭之罪於伐鄭不言戰敗所以存天下之防也嗚呼鄭者宣王之懿親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則鄭實王室之藩屛也奈何寤生

以小人之雄連諸侯而逞其不義東遷之初實為無主之首是故伐衛而專征伐之權盟石門而亂司盟之法温麥周禾君臣道喪取邑易田滅紀廢典則其不知有王也久矣至是以兵入郕果欲尊王室哉觀繻葛之一戰可以究其姦雄不道之心矣夫郕者文之昭也當魯之九年鄭人伐宋名郕而郕不與非郕罪也鄭莊以其嘗為王之卿士而託于王命以敗諸侯於是合齊人以虐郕而誣以違命之罪干戈戎馬造其國都而王臣不

行王師不出則其矯假之罪已明而猶未也一旦王奪其政遂懷忿而不朝以致天王奮怒躬率三國以伐之此舉雖非天討而鄭之見伐于王尤足信其入郲之為矯矣不然鄭方糾逖王慝何至自受王師之伐也哉王師既至乃不俯首請命而敢執干戈與天子周旋繻葛之後至以一矢加之乘輿逆理悖道而有若此者乎春秋不言其戰與敗所以為王諱而存天下之大防也雖然鄭之所以敢抗王者未始不由入郲之後致之也易

曰履霜堅氷至矯制入郲而王不問然後大假王命以制諸侯于是而入許于是而納馮志得意滿遂有繻葛之舉矣自繻葛以後而王命不行伯圖遂啟故夫東周之不振皆寤生之所為也論而至此鄭莊之罪不容誅矣而齊以太公之苗裔賜履之命非不重也乃不能以義制鄭而從其所欲然則禄父者亦寤生之徒與

杞子來朝公子遂帥師入杞

事人而失其禮者固可責責人之失禮而加以兵者尤

可罪夫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而仁者為能以大事小也若杞者可謂不知而魯亦可謂之不仁也與夫杞不朝王而朝魯非禮矣況以中華而用夷俗以夷變夏杞之罪容可免乎魯之于杞有婚姻之好焉誨之以文告加之以誨辭抑豈不可而公子遂帥師入其國則太甚矣春秋交著其罪故杞本伯爵而貶稱子狄之也公子遂帥師師言其用大衆也入者不順之詞也而二國之罪皆無所逃矣云云昔者太王之事昆夷以小事大者也

其詩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曷嘗自外于禮乎湯之事葛以大事小者也其書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曷嘗以失禮而遽伐之乎春秋之時人心斁壞天理不明故小國安于僻陋而無自強之志大國矜其威力而無仁愛之心於是併吞並起弱肉彊食然後禮義衰而干戈橫行中國微而夷狄暴橫莫之能禦夫豈無故而然哉且杞者先代之後先王以之備三恪而作賓者也今而棄命廢職忘先君之所事守不能守其封爵亦可

鄶矣縱以微弱之故欲恃大國以鎮撫其社稷則有先公之遺法在何至以夏后之子孫用東夷之習俗投章甫而襲左袵變禮樂而言侏離已則無禮以汙大禹之明德其何罪大焉春秋因其來朝之用夷禮遂從而夷之以見杞之自絕于中國也由此觀之杞則誠有罪矣奈何魯以周公之胤周禮所在彼小國不能自振而倚我大國以為援其情亦可矜也而況于伯姬在杞甥舅之好庸可棄乎彼之来朝豈不有慕于我而為是僕僕

也乎威儀文詞之不類進退揖讓之或愆胥教胥誨以引以翼以繼武王周公興滅舉廢之心可也今也不然旁朝之車甫旋而上卿授鉞直造東樓之國舍曰有罪何至於此彼以其畀我以吾暴嘉善而矜不能之意果安在乎春秋書公子遂帥師入杞繼于杞子來朝之後則杞之失禮可罪也而魯之不道不亦甚乎抑嘗考之桓之二年杞嘗朝魯未幾而魯亦入杞則杞每以朝魯而受其兵何哉桓不足責也僖公號稱賢君而亦若是

耶禘太廟致夫人而嫡妾之分失愛李姬遇鄫子而閨門之防亂况又從楚盟齊乞師于楚使天下淪于塗炭魯之為魯庸愈于杞乎不省已而以責人嗚呼微春秋不仁者皆得以文其惡矣

及晉處父盟公孫敖會宋公云云晉士穀盟于垂隴

受人之非禮而效其尤者罪在望國待人以非禮而貳其過者罪在伯主夫大夫不可以抗諸侯禮之大節也今

也文公朝晉而及晉處父盟是晉以非禮加魯而魯受其辱矣柰何垂隴之盟宋陳鄭之君在焉而我以公孫敖會之晉又以士縠主之晉既貳過魯亦效尤遂使君臣之分從此大紊於天下誰之咎耶春秋于處父之盟没公不書而處父去氏于垂隴之盟則據事直書而罪自見矣夫司盟之法已非列國之所當專况於以大夫而與諸侯盟乎周道衰微王綱解狃及郲盟蔑隱公實肇其端至于浮来之歃降尊從卑于折之盟以下援上

則亂常失序皆自我魯為之寧不重可歎乎齊桓㧞伯而以公子結抗盟為討于防之歃魯又不祥直至後幽之盟齊伯大定二十餘年綱紀粗立抑何幸與晉文以譎主諸侯而翟泉之役首為厲階王臣且不顧矣況與國乎襄公當國家多難之時不知以禮信屬諸侯而以不朝来討文之伯也未能改物何遽至此我文公不能以周禮自守而畏大國之威奔走聽命辱莫大焉晉侯不念同姓之懿而暴蔑周公之裔胄以宣示其侈處

父大夫也敢盟天子之公侯乎滅紀廢典以干先王之法度其何罪如之春秋沒公以為魯諱魯人取之君子亦恥之也至于垂隴之會宋以三恪之賓陳以虞帝之後鄭以宣王之懿親咸與在列而晉又使士縠主其盟是晉襄之待諸侯皆以大夫當之矣一之已甚其可再乎晉不足責也魯亦可以省矣人以大夫盟我我之辱也敖也何人而使上敵三國之君辱於人不戒而亦此辱人夫效尤禍也不知政權下逮自此始矣是故有處

父之盟而後有垂隴之盟晉有處父士穀而魯有公孫敖相視而起相觀而化三家六卿之禍萌矣春秋嚴謹始之法故深貶處父而垂隴之役遂列二子之名氏非但直書以從同而已也若曰大夫之交政于天下自此始也由是而大夫皆得以名氏書于經矣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由是晉有趙盾魯有仲遂紛紛迭起而桃園之事過市之哭繼見嗚呼濫觴之不塞孰滔天之可遏履霜之不謹知堅冰之必至他日昭公遜哀公走

靖公㢠乃其效與然後知春秋正名辨分必謹于始為後世慮至深遠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云云救鄭楚子使椒來聘

外夷猾夏而中國失禦侮之道故外夷遂強而用中國之禮焉此夷夏盛衰之大機也夫外夷之所以強皆由中國不振而已矣當我文公之時晉靈少懦不在諸侯楚人師于狼淵以伐鄭是以此嘗晉之能否也晉大夫

以五國之師救鄭而緩不及事春秋貶大夫而人之以見中國之不振自此始歟由是楚勢遂張而使椒聘魯乃以爵書而君臣並見然後華夷無復辨矣可不為之寒心哉嘗謂夷狄猾夏未足憂而中國之衰為可憂何哉當齊桓創伯之時荆始入蔡而伐鄭其勢張矣桓公同盟于幽之後荆始來聘其進不過書人而國號且未改也既聘之後屢駕伐鄭而改稱楚不駸駸乎強大而將不可遏與然而次陘之伐振旅于前而城濮之戰獻

提于後終桓文之世不得以爵見經以中國之有人也城濮以来楚人不敢北嚮者十有五年今而忽起伐鄭之師寧不謂中國無人而可以逞其願乎是役也實華夷盛衰之大機也晉之執事不思折衝禦侮以消外患雖起救鄭之師而逡巡畏縮不即赴敵遂令鄭國失三大夫不得已而及楚平誰之咎耶春秋於伐鄭之楚猶以人書向使晉能遏之於此亦何致遂成其強哉惟晉人不識事勢而坐失其機然後強夷得遂其志而越

椒来聘公然以中華之禮行乎望國觀其以玉帛而来固異乎執干戈以從事推原其心豈誠知義而為之者哉不過借此以為窺覘之計耳春秋於救鄭之後貶諸大夫而稱人以中國之失策自此始也至于来聘之役遂進楚而稱子以蠻荆之得與齊晉並肩自此始也由是而次厥貉由是而侵陳遂侵宋無乃濫觴于伐鄭而滔天于聘魯也與甚而至于辰陵之盟于邲之戰首足遂倒懸焉然則晉靈趙盾長亂之罪無所逃矣或曰来

聘之舉傳謂與之令子之云得無異乎曰君臣並書固與之也而寖強之意見焉不然何以從此而凡後得書爵耶愚請為之說曰滕子来朝自是而皆稱子若曰滕之淪于夷狄自朝桓始也楚子使椒来聘自是而得稱子曰楚之進于中國自聘魯始也吁聖人之旨微矣哉

齊侯使其弟年来聘有年

禮施于不當施之人者人事之失瑞降于不當降之國者天道之變也夫時聘結好常禮也而以為非何哉魯

桓以不義得國王法所當討也今齊侯以其弟年來聘兹非人事之失乎百穀順成嘉瑞也而以為異何哉魯桓以不義得國天理所不容也今五穀皆熟以有年兹非天道之變乎在他君以聘問為禮而施于桓公則非在他君以有年為常而降于桓公則異聖人之旨微矣哉嘗謂春秋之作無非為存天理正人倫計也人事舛則倫不正天道僭則理不明聖人上奉天時下立人紀故有賞刑之庸而有燮理之道焉春秋天子之事也安

得不于天人之際交致其謹也哉是故魯桓簒隱而奪其位人倫之大變也執之者無罪殺之者無禁暴明其惡恭行天罰宜也魯之臣子義不戴天而莫能討則鄰國之所當舉法也况于太公實受賜履之命齊可以不問乎奈何不脩方伯之職乃使其貴介弟將玉帛以脩好人事之反其常未有甚于此者矣春秋書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所謂禮施于不當施之人也桓簒隱而有其國天理之大變也不有人禍必有天殃旱乾水溢疾疫

饑饉宜也天下諸侯視以為常而莫能討則惟天能誅之耳况于豐年之瑞當應于有道之國魯何以致此乎奈何不有凶災之譴當其即位之三年乃獲五穀皆熟之慶天道之反其常未有甚于此者矣春秋特書曰有年是瑞降于不當降之國也春秋深明天人之理安得不以為非常之事而謹書之哉厥後宣公之惡猶桓也元年齊侯與之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則亦薑公修聘之類也十六年而大有年則亦桓公有年之類也人事之

失天道之變春秋特于二公備之聖人誅亂討賊之法嚴矣哉雖然弟年來聘齊之罪也而有年之瑞天亦借乎以桓公在位十有八年大水螽災每見于經而僅一有年則他歲之歉可知矣桓公之罪可誅而周公之遺民不可殄也天為民而有年豈桓公有以致之哉不然彭生之禍亦不異於蔿氏之禍何耶故曰天定亦能勝人不可誣矣

考仲子之宫蔡王姬之館于外

望國以非禮為禮春秋書之所以正其失也夫知其不當為而為之者天下之大罪矣故仲子惠公之妾也不當祀以夫人之禮而隱公成其父之邪志為别立宮以祀之蓋自以為得禮而不知其非禮也齊者魯之仇也不當為之主婚而莊公忘其父之讎為築王姬之館於外亦自以為得禮而不知其悖禮也由此言之豈非故為其所不當為者乎此春秋所以深惡之也古者庶子在父母之室為其母不禫所以厭于尊慈母與妾母不

世祭所以降于嫡此禮之當辨者也況以妾母而敢立宮以尊之乎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此義之當行者也況以父讎而敢築館以主其婚乎今隱公紊嫡庶之分而莊公忘父子之親天理絶而人倫亡矣春秋安得不深責之哉且仲子者桓公之妾母也隱公成先君之邪而讓非所當讓將立其子而先尊其母特以孟子既入惠公之廟則仲子不得與之並享則非不知仲子之為妾矣故特奉

之以别宮自常情言之則不敢致諸太廟而别立宮焉疑若稱也由君子觀之則謂公雖不敢祔仲子於太廟而立宮之禮亦非故春秋因其始祀而書曰考仲子之宮考者始成而祀也不曰夫人而曰仲子正其名也而隱公之以非禮為禮可知矣莊公之于齊不共戴天之讎也天王嫁女于齊而使魯為之主害義甚矣為莊公者泣血以請辭焉而勿從之可也奈何藐然不顧而遂受命焉然不館之于國內則非不知其不當為也故特

築王姬之館于外自常情言之則築館于外不失居喪之禮疑若可也以大義言之則公也方當寢苫枕戈之時而與仇人主婚姻之禮不亦悖乎故春秋特書築王姬之館于外則莊公之以非禮為禮又可見矣夫考宮常事也其得為者不書而考仲子之宮則書以其亂夫婦之倫也考宮書于上而繼之以初獻六羽六羽尤非仲子所當用則隱公之罪不可逃矣魯主王姬久矣其得為者不書而莊公之主齊婚則書以其忘父子之倫

也築館書于上而繼之王姬歸于齊歸齊則非魯所當主而莊公之罪不可逭矣斯二者三綱之所繫也春秋安得不深謹之哉嗚呼魯之禮若是耶而曰猶秉周禮也然則當時諸侯之於禮可知矣

會于蕭魚秦人伐晉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伯主既服貳國而不能制外患此春秋之所惜也夫功不在大而患不在小也惟不慮患于功成之後則未有不失之者矣晉悼公疊三駕之勞以得鄭于蕭魚之會

此中國莫大之功也奈何秦人繼之以伐晉借曰秦晉仇也蕞爾莒乃敢伐我東鄙而圍台彼固有以覘晉之怠矣而當悼公之世有是焉寧不深可惜哉故自蕭魚而晉伯衰矣云云吾嘗觀于齊桓公矣方其伯之盛也攘夷狄恤與國糾逖王慝如恐弗逮何其勤耶至于葵丘既盟怠心遽肆由是楚狄交熾公不能抑君子傷之以為有始而無終也然而緣陵之城救徐之役功雖不及猶有事焉而未至如晉悼之遽自畫于服鄭也人徒知

葵丘為桓公盛衰之會又孰知夫蕭魚為悼公勤怠之機耶何也悼公之入國也逐不臣七人以治內圍宋彭城以治外而復伯之權輿已在此矣由是而睦諸侯和戎狄三分四軍以待来者其勤為何如耶故鄭人之未服也申之以五會震之以三駕屢盟而屢叛屢叛而屢伐公亦知服人以威之未盡善矣於是乎肆青圍鄭聊以張吾三軍而納斥堠禁侵掠旋繼于行成之後講好會而却誓盟推至誠以待鄭使反覆之人不惟面革而并有以

服其心庶幾乎王者之氣象矣奈何服鄭之後遂有縱弛秦虎狼也黨楚而來謀我盍亦預為之防乎令也徒知一鄭之服為可喜而不知外侮之至為可憂蜂蠆有毒况敵國乎秦人来伐乃使士魴以孤軍禦之卒易秦而不設備于櫟之戰不敢以告諸侯亦可恥矣比及明年僻陋在夷之莒亦敢興師伐晉而圍其邑夫曾晉之同姓事晉最謹而莒敢陵之豈徒弱鄫而已知晉之怠而不畏也觀春秋書蕭魚之會而繼書秦人伐晉明年

又書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無乃與盟于葵丘而繼書狄滅溫楚人伐黃之事類乎雖然蕭魚之會晉悼之終也諸侯賴之稍獲息肩當衰亂之世亦可謂之小康然以聖人之王道律之則不然矣悼公以清明之資而止于此寧不深可惜哉悼公沒晉伯替矣推原其由悼公之政大抵以大夫分之當其盛也有荀罃魏絳之良及其衰也伐秦制于欒黶而會戚惑于荀偃師曠然後駸駸不振而溴梁之兆見矣無競維人豈虛語哉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鄭罕達帥師取宋

師于嵒

列國互用詐以相覆春秋比書之亦可見出乎已者之反乎已也夫兵聖人之所惡也而况於以詐謀相交傾覆者乎我哀公之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越五年而鄭罕達又帥師取宋師于嵒夫取者悉虜而俘之也成師以出而使敵人得盡取之則敗者必有不備不虞之失而勝者必有出其不意之計詐謀並作仁義

塗炭寧不重可憐哉觀春秋書宋鄭互相取師之文可以有所感矣先王用三驅而不掩羣君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待物且爾而况人乎時入春秋諸侯放恣干戈相尋靡有寧歲用詐逞奇紛紛而莫之禁以奸宄為仁義以殺戮為尋常在王法不可勝誅矣今鄭大夫欲外取邑以與嬖人於是乎有圍宋雍丘之舉其罪豈不大哉春秋乃舍鄭人之圍邑而專著宋人取師之罪何也夫敵加于已自反而有禮焉則脩文告以却之不得則

告于天子請于方伯必有能伸之者今也不然則圍鄭師于雍丘日遷舍以合壘是宋人之志在于盡劉其衆而異于解罔祝禽者矣則不仁孰大焉故春秋不書鄭之伐宋而但曰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言取則無一人得脫可知而鄭之懸軍深入自取敗亡之罪亦見矣佳兵不祥之器出乎爾者必反乎爾矣不越五載而鄭罕達又以取宋師書于經夫向巢欲盡平元之族而圍嵒亦猶鄭人之圍雍丘也鄭罕達救嵒而圍宋師

亦猶皇瑗之救雍丘而圍鄭師也則鄭人之志亦在於報宋必欲悉虜而俘之矣彼以不道施諸我而我又以不道報之以怨易怨當何時而已乎春秋亦不書宋人之伐鄭而但書曰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則用詐之罪在鄭而宋之不備不虞以取喪師之罪又可知矣夫國以民為本君子之愛民也如保赤子不時且不敢使況以私忿小怨驅而納諸陷阱之中使其肝腦塗地骨肉離析至此極哉有伯者作且不可容律以春秋之王法

皆當服上刑矣抑嘗考之春秋之初書曰宋人衛人入鄭而繼之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是二國之以詐謀相掩非一日矣桓文迭起而取師之文不見于經至是乃兩見焉而又出于宋鄭宋以先代之後作賓王家而鄭以母弟懿親蕃屏王室而壞法亂紀至于如此可勝誅哉嗚呼觀宋殤鄭莊于春秋之始而知天下之無王觀宋皇瑗鄭罕達于春秋之終而知天下之無伯始而諸侯終而大夫又可以言世變矣

仲孫羯會晉荀盈云云城杞晉侯使士鞅来聘

杞子来盟

伯主以天下私其親故命使施禮為可鄙而屈身要信為可賤也夫惟義可以率人苟以其私則無以令與國矣今晉之平公以杞出之故合十二大夫而城杞役諸侯以私其母家罪莫大焉是故既城之後而使士鞅来聘来聘所以拜城杞也未幾而杞子又以来盟至魯来盟所以拜杞田也比事以觀則其以不義動人而有不

慊于心者可知矣然則晉之失伯不亦宜哉云云夫伯者所以合諸侯而匡天下也苟以德命誰敢不從是故齊桓公以諸侯之師城邢封衛天下翕然以存亡繼絶之美歸齊不聞桓公之遺使以謝諸侯而亦不聞邢侯衛侯之親往結盟于諸侯也而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功為何如哉惟其心在于公義而非為私也今晉侯以奕世之伯號令諸侯非弱于齊也而城杞之後僕僕焉來聘來盟之不暇寧不可鄙賤哉何以言之晉平之母

杞女也杞于是時非有外患如邢衛之在齊桓時也德則不競而介于大國以勞諸侯夫諸侯者天子之諸侯也非晉國之役也昔者平王不撫其民而戍母家詩人有束薪蒲楚之刺君子傷之而況于晉乎今曾臣彪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于是乎合十二國之大夫勤版築于東樓之杞文之伯也未至改物何以有此棄同即異不仁役人以私不義不義不仁何以為伯主當時魯鄭大夫有甚乎之嘆而不敢違也則天下皆知其不

當為而晉亦自知其不可矣城杞之役甯旋而士鞅之聘踵至謂區區禮文之未可以蓋其愆而收諸姬之心乎則其鄙也不待貶而自見矣既城其國又治其田使晉命之出于公魯何敢不盡歸乎不濟魯以肥杞乃以卿大夫相繼于朝府無虛月之故則晉之所以令諸侯者利而已矣來盟以固歸田而以國君親其事且不守中華之禮而用夷俗焉夫以土田之故親辱于人是狥利也以先代之後而變于夷是棄禮也禮虧利勝其能

國乎嗚呼晉以城杞之故而來聘杞以得地之故而來盟則伯主之所以為伯主杞子之所以為諸侯皆可知矣春秋于城杞則列序十二大夫以著其動衆之罪而繼之以晉侯使士鞅來聘又繼之以杞子來盟杞稱子賤之也蓋嘗攷於斯時天下甚多故也吳楚交政于中國此何時耶平公舉七世之伯業一朝付之於楚自謂可以奠枕而居矣不知于虢之會再讀舊書于申之役楚主中夏他日將通少習之言一出而執戎蠻于赤歸

于楚如事天子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蠻夷侮其外而大臣叛其内晉國卒剖而為三則皆平公之功矣城杞之役可勝歎哉

楚人伐黄楚人伐徐公至自會

外患自遠而至近春秋危望國以見伯業之衰也夫華夷之勢不兩立伯業衰則夷狄強矣當齊桓之暮年楚人伐黄而公不救然後楚復伐徐夫黄遠國而徐在山東與齊為鄰非外患自遠而至近乎是以牡丘之盟春

秋始書公至自會而桓德之衰與國皆有可危之勢於是因魯以見其餘也云云楚之為中國患久矣東遷以來僭號稱王憑陵上國尚賴齊桓糾伯以攘夷安夏為已任是以有次陘之役而中華之勢復振抑何幸也奈何葵丘既會震矜遂生一念之怠前功遽廢使強夷得以忖度其心而前日相與周旋之國悉蒙其患自遠以及于近豈不駸駸乎剝床以膚也哉觀春秋危公之意亦可懼矣且夫黃自貫澤受盟于齊於是有陽穀之會

相為掎角以牽制楚人之肘腋用能致屈完之來盟則黃實有功于齊也今楚人敢興兵以伐黃無乃討其前日從齊之故與黃以從齊見伐于楚則楚師之起乃所以嘗齊也齊既視黃而不救然後浸淫而及徐鳴鐘擊鼓將問徐以何罪不過為其附齊而取舒也借曰黃遠國也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徐在齊之宇下可不被髮纓冠而往救之乎始之伐黃則置而不恤繼之伐徐則救而不亟則桓公之不競不足以庇與國可知矣是故春

秋凡桓公之會盟皆不書至安之也至于牡丘之盟始書公至自會夫楚之患自黄而及徐矣徐之去魯不遠也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寧不有無厭及我之患乎嗚呼豈獨魯也天下之從齊者莫不岌岌乎殆矣春秋魯史故至公以著其危而他國從可知焉商書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吾于桓公見之矣厥後公卒未幾而楚遂至其國都以盟曾鄭陳蔡越八年而以師伐齊取穀至是則盟貫取舒進次于陘之憾悉報無遺嗚呼向使桓公

敢不息之誠當是人伐黄而振旅焉天下事豈至此也
或者謂桓公初致江黄之時管敬仲嘗有言矣桓公不
從而卒貽禍于二國吁仲之言是也而未知道也使其
能引公以正心脩身而行王道則豈無自彼氏羌莫敢
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之遺事乎而仲不能也使小國瞶
君欲自援于蠻夷之汙而不克遂其志君子葢深傷之
不然仲之器不小矣

吴入郢於越入吴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於

越入吳

強國每逞力于外而不虞敵人之乘其後觀春秋書吳之事亦可以為戒矣方吳之敗楚而入郢也師猶在楚而於越乘虛以入吳亦可警矣至于黄池之會方與晉侯爭長何不虞於越之又入其國耶春秋始書於越入吳于吳入郢之後再書於越入吳于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之後則其虛内事外阻兵安忍之效豈不深切著明也哉嘗謂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此理之必然

者也春秋之季吳國天下莫強焉長岸雞父之戰滅巢滅徐之文經不絶書猶曰以蠻夷而攻蠻夷也及其勝楚則遂及齊而及魯及晉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自以為莫能敵已不知禍亂相尋罔有紀極東南又生一越為其腹心之患一之已甚而至于再姑蘇之棲兆矣豈不可為陵人而不顧已者之大戒哉自今觀之吳乘楚之得罪于中國而伐之雖曰因以復怨猶有名也至于五戰而造其國都系累其人民鞭撻其冢墓君居其

君之寢大夫處其大夫之室棄約肆淫恣行無忌暴横未有甚於此矣方且揚揚然自以為得志也不思國内空虚而於越之兵擣其不備入其巢穴如造無人之境無乃出乎已者之反乎已也乎春秋書吴入郢而繼之以於越入吴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吾意吴人為是恐懼而警省也豈意夫勝齊伐魯之後復駕晉而爭伯黄池有會方將逞其梟雄以長上國不知勾踐之又躡其後也死灰然于會稽而太子斃于姑蔑所得幾何不

足以償所喪春秋書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而又繼之以於越入吴何其蒙患于前而又不戒于後也嗚呼吴以力勝楚而越又以力勝之吴以强陵晉而越又以强陵之天道好還豈不信哉闔閭之時猶曰不備不虞而已矣若夫差何其愚耶春秋因事而比書之垂戒之意遠矣是故觀入郢而會黄池宜吴之盛也而於越入吴敗亦隨之譬之蛇豕蹢躅卒以自僨不亦可哀也哉雖然吴不足論也吾于此而為中國諸侯悲也當入郢

之時特以晉不救蔡而吳得假之以為功吳興而晉遂失伯雋李一敗北嚮之圖稍輟而諸侯莫之省也齊衛方助叛臣以撓晉魯方有事于邾而晉則惟納蒯聵伐鮮虞之是務也而皆不以吳為憂遂使伐陳會魯勢焰復熾而齊晉大國俱受其患庸非自致之耶然後吳越爭衡而春秋終矣其可歎也夫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大夫越禮以生事而貽患于其國春秋據事直書而自見矣夫失已失人冠之招也今公子結以國卿下媵陳人之婦已失已矣媵婦之後遂專事以及齊侯宋公盟公侯豈大夫之敢敵乎是以牡軼徒陳而反以致三國之伐然後生事病國之禍見矣結可責也而齊侯宋公亦不得免焉云云古者夫人之出疆也受命而不受詞有可以安社稷利民人者專之可也未聞專命而非禮以致患者也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

人伐之皆由已以致之況于已為大夫固當使其君安富尊榮而民無侵陵之患也今一舉而害及其國其罪豈不大哉是故公子結者魯之卿也媵婦賤事非大臣所當親今乃縱其私情去國踰境以媵微者之婦則以尊而臨畀 [illegible] 上下之分矣彼齊侯者太師之肖尊為東州之方伯宋公者先代之後爵為天子之上公夫豈列國大夫所可敵哉今結也因媵婦之行遂及二君為盟焉夫盟者有國之大事也乃不禀命于君而專之外有

以卑抗尊之罪而内有以臣專君之惡一舉而二罪併焉其可乎哉他日西鄙之伐辱國殄民果誰之所致乎則結之罪不可逃矣是故媵婦賤事不當書而春秋特書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陳人微者既見其重以失已矣而繼之曰遂及齊侯宋公盟遂者專詞及者所欲又見其輕以失人也至于西鄙之師而書曰伐見三國之有詞于伐也然則三國義乎曰魯則失矣三國亦豈義哉夫以伯主之嚴上公之重誰得而犯之㝡爾大

夫而求盟其從其否誠在我也訓之以禮義道之以名分不與之盟可也執而治之可也何至以二大國之君俛首與之共歃既歃之後而以兵刃臨之夫抗尊求盟者公子結也西鄙之民何罪慢鬼神而食話言虐無辜以黷威武不義甚矣吾嘗觀乎文公之經有曰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夫以商人之不義且能却大夫之請何桓公乃不能慎之于始而悔之於終乎然則結也不足責也齊為伯主於是乎有慙德矣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築蛇淵囿

君令不行于陪臣而勞臣以自樂甚矣魯之不競也夫佚游從欲已非人君之當為而況作於患難之時乎是故成魯邑也而強臣據焉定公欲墮其城而親帥師徒以圍之卒不能克而返是正恐懼警省之時也奈何告至之後乃役民以築蛇淵之囿尚可謂知務乎春秋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于十有二年之冬而書築蛇淵囿于十有三年之夏則定公之失君道可知矣嗚呼魯自

宣公受國于東門氏而禄去公室矣成公失政而政逮于大夫丘甲之作費邑之城三軍之作中軍之舍不絶于經三家競爽不弱一个焉孰知陪臣之又專制其後哉至于孔子攝相然後費郈繼墮公室可為之兆已見于此使其終用聖人曾可以為政于天下矣雖百成何能為哉今定公不知二邑之墮出于仲尼之化而以為已功也於是親帥其師以圍成而不知公斂處父之徒無君之人也於公何難哉是以無成是無孟氏之言一

動強臣之心而深溝高壘堅守弗下以封内之邑而用師圍之有如敵國已見魯之失政矣况以堂堂國君之尊伐一陪臣而不能勝卷甲而歸亦可危矣吾意定公因是而懼改前轍以自新委國聖人之不暇也奈何恬不知畏告至之後反自肆于驕樂當舉趾條桑之月役農作之民以築囿焉夫築者創始之詞而囿者育鳥獸之所也當閑暇之時且不可為也而况于蕭墻之寇未弭此何時耶而自放于盤樂怠傲無乃安危利菑而樂

其所以亡乎置民人社稷于度外而以奉巳為重顛倒錯亂未有甚于此者矣春秋先書公圍成而繼之以公至自圍成危之之意已見至明年之夏而有築蛇淵囿之書則定公之不足與有為也明矣卒之女樂至庭而聖人以燔肉去遂使一變至道之國日淪于微弱而大野之麟卒虛其應悲夫吾嘗觀于春秋書築臺及囿凡六見莊公一年而築三臺當齊桓方伯四鄰和睦國家無事可以有為而不為也故魯自是始弱及莊公告終

而遂大亂國幾亡成公之時内政歸于強臣而外屢辱于大國末年晉悼復伯稍獲見重而遂築鹿囿昭公墮於季孫之術中而築郎囿卒以客死今定公不以先君為鑒而又履其轍焉嗚呼無囿猶可無民何為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是誰之咎哉

取汶陽田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藉勢以復地其利國也為甚微致賂以從夷其辱國也為甚大夫為國而不知以義為利未有不受其咎者矣

魯之成公恃晉之勢一戰勝齊以取汶陽之田以亂而易亂也其利國不亦徼乎遂使楚人以此藉口而為陽橋之役公也乃屈千乘之尊會其大夫于蜀致賂納質以求免焉則其辱國大矣觀春秋書取汶陽田于前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後則魯之所獲不如所喪為國而不以禮其效豈不深切著明矣哉嘗謂天下莫大于禮莫強于義是故諸侯脩睦以事天子不敢失也而後蠻夷順令以事中國不敢違也今也友邦冢君不能和

協而使外夷得以借此以為猾夏之階不亦甚哉觀成公之所以勝齊而辱於楚者抑亦可以為戒矣且夫汶陽魯故田也而見奪于強大之齊致于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不敢失墜所當告于天王以正疆界不當擅兵以取之也不然侵小得之則固有興滅繼絶之義齊固不得而有亦豈魯之所當有哉今魯之戰齊也以大夫之一怒而介于大國幸以獲勝則藉郤克之言以取汶陽而不使一介告諸天

予是惟強力之恃而於君臣之義蔑矣雖取故邑與奪人之有何異哉而不知我以強力陵人人亦以強力而陵我矣未幾楚人遂有侵衛侵我之師以問伐齊之故甥舅之國剪為仇讎而使蠻夷得以為詞亦已僨矣而又不能親賢脩政保固疆圉乃以國君之尊親會公子嬰齊于蜀而薦賄焉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君降班失列以聽于夷狄之大夫豈不哀哉惟其不能以禮為國以及此憂也故曰藉勢以復地其利國也為甚微致賂以

從臾其辱國也為甚大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固當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而下庇其民使無辛苦墊隘之禍也而乃不忍一朝之忿殘民以逞其私汶田之歸揚揚然自以為功而辱遠君父不顧也方將立武宮以宣示其侈而不知他日韓穿一言復束手以歸諸齊而所得者為虛文不足以償所喪然後知不以義為利而以利為利乃有國家者之大患而春秋譏取汶陽田之意遠矣

誠意伯文集卷十四